

懷念李聖華老師



42 雄社 林國鑾

如果你曾經閱讀過李聖華老師懷念汪彼得牧師所寫的文章，你也會和我一樣爲他倆的真誠友誼所感動。我看了幾遍，每一次我都強烈感受到這份知己般的友情，我想李老師是一位重感情的人，他在培英是嚴師良友，愛國愛校，始終如一，培英科學館的建成雖包含各方面許多人的努力，但卻凝聚着汪、李兩人畢生的情誼，當 1986 年 6 月我接到李聖華老師主懷安息的音訊後，我黯然久之，想起他爲培英鞠躬盡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那嚴師良友，慈祥長輩的音容永遠留在我的腦海中。

值得懷念的事太多了，以下是追憶與他最後一次會見的情景。

那是 1985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雄社陳傑同學約好了，就是在這一天，我們聯袂去探望患病的級友黃宗翰同學後便去白鶴洞專誠去拜訪李聖華老師。

中午時分，我準時步入市體委大樓，正是午休時候，二樓辦公室只有陳傑和他的一位同事，看見我到來，陳傑熱情招呼我坐下，跟着介紹我給他的同事認識：「林同學這次到廣州參加交易會，雖然時間緊迫，但還抽出時間去拜訪師友，我在本地反不如他呢！」

聽到他的讚詞，我真要責備自己了，我早就應該去拜訪老師，如果早幾年，我還可以見到司徒漢賢老師，可是現在已不可能了，司徒漢賢老師已經逝世，這是無法補償的事。

由陳傑同學帶我去到白鶴洞，經過一段小路，走近校門，往裡望是一片廣闊的運動場，進去不遠便看見新建的「培英科學館」，繼續往右走進去，越過教務處，出了校友樓，看見球場上有人打排球，又行不遠，一座小小的兩層舊樓舍，座落在四面都是五、六層的高樓中，裡面不見有光，陳傑囑咐我在門前稍等一下，他慢慢走進去，揚聲招呼着，聽見答應聲之後又慢慢走出來對我說：「剛巧停電了，你跟我來。」

我緩步跟隨他進去，走入客廳在窗前坐下，微弱的陽光照射入來，我心裡正納悶爲何如此不湊巧，挑上停電的日子來拜訪老師，正在這時，看見師母拿着蠟燭走進來，跟着李聖華老師雙手持着兩支拐杖來了，他的目光向前凝視着，我看到他有深度的白內障，急忙趨前緊握着他的手說：「李老師，你身體可好？」「啊！」他呵呵笑了，聲音還是那樣洪亮，滿臉紅光襯起一頭白髮，身體看來還不錯的。

幾十年不見，這次重逢，看到他那慈祥的臉孔，卻想起他在學校時的威嚴。我想如果能還給李老師那些失去的歲月，他一定還可以爲母校做很多事情。我們談起雄社同學的一些近況，我對李老師說：「司徒鉅勳你記得嗎？他曾回來探望你，也曾和我在溫哥華見面，他在學校時叫「麻甩仔」呢，現在是退休牧師……」

談起昔日的校園逸事，李老師也莞爾微笑了，我接着又問：「是否紐約的校友曾邀請你去旅遊訪問？」

「協和神學院要復校，我想有機會出去爲此籌款。」他滿懷希望的說。但我顧慮他的健康，接着說：「還是先把白內障眼病治好吧！如果成熟了，可以開刀。眼病治好了，才能出國進行繁忙的事務。」

這時師母端來了咖啡和餅食，我們繼續談了好一會兒，如果不是陳傑同學提醒天已晚了，我還不想這樣快便和李老師告別。

天色真的已入夜了，當我和陳傑坐船回到對岸的時候，遙望白鶴洞，此時夕陽西下，在珠江迷濛的晚霞中，我彷彿仍看到李老師那難忘的形象。

他雖離世，但他的音容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上文是我於 1986 年寫成刊登在《溫哥華培英校友會成立二十周年特刊》內，1985 年 10 月我與在市體委工作的陳傑同學拜訪李聖華老師，翌年 6 月李聖華老師離世，而陳傑同學亦因癌症過早病逝，距今又二十載了。

撫今追昔，當年我們還是坐電船仔來往白鶴洞，相信這也是最後一次了。如今廣州已建成海底隧道和多條貫通珠江兩岸的大橋，交通十分方便，而培英系列各校在先賢和眾多熱心校友的捐資建設，亦有了極大的發展。

往事依稀如昨，回首蹤跡可尋，重讀自己當年所寫的文章《懷念李聖華老師》，高山仰止，緬懷先賢，又豈只是回憶而已！